

中庸

上

或問



張燧千百年眼曰中庸自晉已孤行。中庸雜出戴詒。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按晉戴顯嘗傳中庸。後梁武帝亦為中庸講疏。中庸之傳久矣。非但始於宋也。

舊和歌山
德川氏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傳字

骨而作也。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子既

而恨夫傳之久遠。而曾子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為此書

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

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

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通考。吳氏程

子曰。子思子稱子者。師尊之也。重在傳也。通考。許氏曰。

中庸則重在言道上。字而起首。便言男子通稱。○東陽許氏曰。

兼上下。言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統二字。為此字綱領。後而提

前開闢。生物以來。即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繼

書所謂皇建其有極
繼天作子以之人極

中庸章句序

論語表曰篇
虞書大禹謨篇
蔡沈云指其發於形氣
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
發於義理而言則謂之
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
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
微

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
能知惟聖賢自然與天合而動皆可為萬世標
準非是有意繼續也其見反形句於經則允執厥中
道特為人所立法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者堯之所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以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
矣而舜復扶又反又也後凡遇此字並同音益之以三言
者則所以明夫音扶字序中除夫子之堯之一言必
如是而後可庶幾平聲也理允是直箇執得堯告禹又添三
句這三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相傳只
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任地說○舜禹相傳只是
就這心上理會也○物事來○只是箇心有道不是
去虛空中討一個物○勿齋程氏曰人而生而靜氣未
底人心即是道心○分馬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夫
始有事未有人心道心之分

此私字非惡也

○論語表出堯之一言執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
所以明堯執中之一言執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
孟子所以明堯執中之一言執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
不可以愈見堯之固執而論自堯之可見矣堯之則聖不
自聖愈見堯之固執而論自堯之可見矣堯之則聖不
執人精一視之如風如影不可捕詰矣然執之則聖不
只在精一授禹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
以一人貫舜授禹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
門人必由忠恕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物齋程氏曰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明○格菴
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
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之問形氣是耳目鼻口四肢
子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欲朱
不此道便公共故上而便有箇私體的而他人無與
飽寒燠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向狗之耳
馬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向狗之耳
○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好得蔡季通曰形氣之

言

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
 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如舟也道心猶如舵也
 定惟有一行有舵以運之則波濤入於安流不可一
 蒸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
 曰私猶有六經中之獨我私言私其親也私恩之類非
 惡也如六經中之獨我私言私其親也私恩之類非
 之可乎大本上說來就氣之中指出不雜乎氣者言
 是賦命受性之初便有形氣之故曰原欲是也然此
 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形氣之故曰原欲是也然此
 亦是人身發於氣如耳有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
 善於理但云危謂易流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
 發於中為加人之心字者晦之故微而難見也存乎
 氣之中心為加人之心字者晦之故微而難見也存乎
 一箇心字却似有二字者便見之同若只順讀人
 謂之人心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道亦是天理之
 善因身之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道亦是天理之
 用笑大抵人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為道心之
 惡道心全善而無惡可而正即合乎道而為道心之

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知
 靈知覺總心之用也體用而言此單言所以為知覺者
 專以心之私而發者曰體無不同用始有為知覺者
 形氣之私而發者曰體無不同用始有為知覺者
 發者曰道心所以此只言知覺而不及虛靈而
 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朱子曰危未
 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
 明有時發見此子使自家見得有不好耳微者難
 雲峯胡氏曰朱子以前多便指人心為欲不見了
 知氣以成形成是謂人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
 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
 人不過血氣之軀爾故言人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
 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之
 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
 也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
 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曰道心是
 底人心是人身發出來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
 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

是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
 涉只在人別識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
 者不知以精一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
 之理治之也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
 微幾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
 於無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
 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
 ○雲峯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
 之方說得人欲上言形氣之私與天性命之公對言
 私字未為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
 私字方是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
 不好耳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
 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
 朱子曰精是精察分
 氏曰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專守道心
 之正而無以人二之心二之界分分明不相混雜專守道心
 與善之間所謂精者猶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間
 方雜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未
 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真而靜其未
 發也五性具焉此所謂性命之正即吾心之正也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
 人心道心之異必能專一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
 之正而不離也
 陳陽許氏曰精則察夫二者
 之間是察人心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
 則用格物致知之功私是就形氣上來辨命之正
 與天得之物同言從事於斯精一無少間去斷
 徒玩物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反人心可以無不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問人每聽道心之區處方何無得但有道心為
 主而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何無得但有道心為
 心為所節制人無但為物誘而至於心是此身有知
 覺嗜欲者豈能無此人心有物誘而至於心是此身有知
 爾故聖人以為不可據以宰之微而人心危道無所主
 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宰之微而人心危道無所主
 也然道心可以反為不可據以宰之微而人心危道無所主
 精之一心却雜出於心之主宰而人心危道無所主
 義理與人之欲之辨爾戰兢此又非有兩心也
 又曰精是精別此二者戰兢此又非有兩心也
 又曰精是精別此二者戰兢此又非有兩心也

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服膺勿失處便是一伊川云
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說甚
好又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則危
不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曰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
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出者莫非道
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發出者莫非道
則危者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微者著中如
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一
復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一
守字便見得執中之功先在惟精而重在惟一○
新安陳氏曰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宗祖
以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
俟聖人而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
不惑者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
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
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

有以加於此哉雲峯胡氏曰天下之理豈有以加
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
也通攷愚聞之先師天台吳行父曰中庸序當分
三大節看章首至此為一節推言中庸道學之傳
本三聖授受心法而心之危微則有性命形氣上
智下愚之分然中庸之道其體要在於動靜云為
無過不及之差而已三聖之所以授受者以此子
思子傳心之要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
其原實出於此音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
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音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
夫道統之傳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末章所標列聖
者不過只是知此耳以此之臣見而知之授受之
說道統二字再提出與前相照應通攷張氏師曾
曰此之一字指執中而言然嘗考堯舜禹三聖人
以中相傳之後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
召之中則亦鮮矣今試推其說如仲虺之誥曰王
昭大德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此其最明者
也詩稱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而大學於君仁臣

孟子公孫丑上篇宰我曰
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敬子孝父慈友信皆以止言之武王傳洪範謂皇
建其有極而受冊書之戒不出於敬義之夾持則
其執中之意為可知矣至於臯陶之陳九德先正
言而後及應之皆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又何寅協
恭和衷則民彞物則各得其正非中而何哉伊尹
自謂與湯成有一德而訓太甲之辭有曰欽厥止
則伊尹之執中亦可見矣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
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其曰道積于厥躬者體之立
數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無非求中之
道也孟子又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亦
所以求合于前王之中道也召公戒成王曰王敬
作所不可不敬德夫之中道也召公戒成王曰王敬
其能守中為如何如耶觀此則聖賢接夫道統之傳
者亦莫非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
中而已矣

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

論六經之功有未

賢於堯舜只如此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
發之孰知其為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
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
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

見而知之字出於堯
盡心下篇

姑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通攷東
陽諸氏曰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學字前
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
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
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
夏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道統者皆得君師之位而

斯道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
斯道以明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
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子大子思中庸之功
也○新安陳氏曰顏子傳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
格致精也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
誠正一也

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

聞父師之言更互演反以淺釋亦作為此書以詔

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

大方曰書大

大方曰書大

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

也雲峯胡氏曰性此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

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

即是道心之謂也故言深要詳言周

備憂深為道之不明也故言之周而備其曰擇善

固執則精上之謂也精固執即惟善即惟其曰君子

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中執中亦然○雲峯胡氏曰

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

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

舜之執中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

谷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苦結綱維開示

蘊問二反與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詩曰天

命即道也一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固執

者守之一時中即中也綱維言道躅之大蘊與言

節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

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此統字又指道

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

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克其仁義之心

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及其沒

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及其沒

而遂失其傳焉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一

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

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博學至明辨皆惟精

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也誠身一也顏子擇中庸

理而大亂真甚相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
 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通攷東陽許氏曰異端
 至多揚墨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
 論不合聖道者皆是彌近理而大亂真蓋其說宏
 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
 故為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而易見蒲田王氏曰自
 是以來至此為第二節發明子思中庸道學無非
 聖相傳之心法始以異端起懼失其真而演繹
 終以道統失傳異端之說盛而然尚幸此書之
 又亂其真一書精要尤在於此然而尚幸此書之
 不泯音閔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
 載上聲不傳之緒音序緒即斯得有所據以斥夫二
 家聲似是之非提大亂真本全非也蓋子思之功
 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
 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朱子曰明道不及
 庸已成書自以不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錄即石氏
 滿其意而火之矣

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太義雖明而微言未
 祈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
 然倍音毛佩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蓋自蚤
 與早通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俗作潛反復亦
 作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東陽許
 之要領上平語或讀如字謂指要綱領然後乃敢
 會眾說而折其衷既為去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
 之君子而工一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
 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上聲之意別為或問以附
 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
 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

唐荆川撰中庸輯略凡幾卷
 侯諸家之說中庸
 者為集解凡幾卷
 朱子因而芟之為
 輯略其後朱子既
 自采兩程先生語
 入集註申其于諸
 家則又著為或問
 以辨之自集註或問
 行而輯略各集解兩
 書因以不著于世
 友人御史新昌呂信
 卿宿有志于古人之
 學且謂子重其鄉
 人也因購求此兩書
 而余以所藏宋板輯
 略本授之已而呂子巡
 按江南則屬武進本
 令校焉石集解則
 不可復見矣
 石齋新昌人與朱

唐荆川撰中庸輯略凡幾卷初刊儒新昌石敦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

熹為友號克齋有
本學中庸輯畧行
世

朱文公為石熟著克
齋記

文獻通考曰中庸集解
二卷陳氏曰中庸集解

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頤
程頤張載呂大臨謝良佐

游酢楊時侯仲良先子家
之說晦菴為之序

晦菴文集九十二卷有
石于重墓誌銘

朱子書節要古熟著
韻書未致按文獻通考

台寓錄皆作塾

旁通而各極其趣

東陽諸氏曰中庸句輯畧或問二
之分骨節之解而脉絡却相貫穿通
諸氏曰中庸一書分四大章如第一
十一章皆言其畧而餘章繼其後者
皆詳言之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畧
謂此巨謂網維細謂
蘊奧諸說同異以下專言或謂
學不知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
終至為精密則其人未嘗讀大學讀
中庸則其不知支分節解脉絡
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則其人未
嘗讀中庸首章子曰思立言下十章
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
義第二章子曰思立言下十章引夫
子之言以終此章之言
以明之第三支下二十一章子思推
明此章之言及求其本復
入道以立言下二十一章子思推
明此章之言及求其本復
支三下三十三章子思推明此章之
言及求其本復
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
之事以求其本復
極此所謂支分節解處並可見所
謂脉絡貫通處
亦可見矣其支分節解處並可見
所謂脉絡貫通處
屬致中致和君子依乎中庸遜
世不見知分屬素
隱行怪不能半途而廢之類餘
可類推之脉絡中
又有大脉絡如誠為一篇之樞紐
知仁勇為一篇

南齊書宋孝宗熙十六年

之大旨皆是也所謂詳畧相因者以四支言其畧
發為三十三章之詳又括以末章之畧是也所謂
巨細畢舉者第十六章兼費隱包小大七章包費隱
言費之大十六章兼費隱包小大七章包費隱
兼大小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道統之傳實有
皆是也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度乎行遠升
其責者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度乎行遠升
高之一助云爾結中庸序尤切○雲峯胡氏曰大
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
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詳焉通攷吳氏曰第三節言
程子得中庸不傳之心法使已得折衷衆說復明
道統之傳其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之功隱然見
於言意之表有不
可得而辭者焉
新安朱熹序又字元晦又云仲晦溫文公封徽國公曰晦菴翁曰熹
洲病叟曰遊翁曰紫陽先生曰雲谷老人皆其別號也

中庸序 畢

中庸序

中庸序

九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其妄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

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

通其意者南軒張氏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

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

入柰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

終發明尚綱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

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

謂深切者明矣○勉齋黃氏曰中庸之書章句或

問言之悉矣學者未有不曉其文而能通其義者

也然此書之作脉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子之所

述非若語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指異也苟徒章分

中庸法

中庸法

中庸法

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声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窮冥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

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然

後方得貫通

勉齋黃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是胸中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

讀中庸以為子思做文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

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

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

恁麼細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

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棋局之不可亂
○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
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
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
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
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三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脉貫通之處朱子既為之章句又提其宏綱如言其章是援引先聖之言某章是子思發明之說具有次序○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一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道人通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二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又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

功夫如謹獨脩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

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

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雙峯饒氏曰大學是說學中庸是說道中庸是說理中庸是說會得

大學透徹則學不差東陽許氏曰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

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

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有就學者言者

讀中庸法 畢

中庸法

周會魁刪定四書大全卷之十七

會魁周士顯刪定

中庸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朱子曰各篇本是

以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

是專主未發而中者言中者必是合內外而言謂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確而盡矣○雲峯胡氏

曰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

中庸有所未發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
 兼體用言以釋各篇之義也○新安陳氏曰不偏不倚
 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庸平常
 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無過庸平常
 也○朱子曰中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
 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
 中底便是日用平常之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
 常是人所常用底惟異是人所不常見忽然見之
 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
 特底事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服而不可
 厭者無他只有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是平常耳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之名理是道裏面有許多條目○朱子曰緊要在正
 字不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不見得是亘古
 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東陽許氏曰程
 子謂不偏之謂中固無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
 專指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北溪陳氏曰甲不
 發者

於空虛真孔門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
 以授孟子○新安陳氏曰於七篇中觀其議論淵
 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
 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善讀者玩索之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
 盡者矣○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而言謂性末復合為
 末開而合其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性末復合為
 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許多多為學底道理與
 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許多多事中間無
 子罅隙句句是實○雲峯胡氏曰中庸全體大用
 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
 一放之則末復合為一理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
 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而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
 傳授心法故於三句便含中義性者不偏不倚在
 以中各篇首三句便含中義性者不偏不倚在

大方四書大全

天之天要之即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籍
 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上生萬物理不外乎氣
 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便是五常而巳朱子之也○西山
 真氏曰自昔言性者曰五行智土則二氣之冲陰陽之
 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已仁禮陰陽之
 性順金水順焉在人為義智土則二氣之冲陰陽之
 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
 乎○康寧李氏曰仁之為也義然生意不可過禮之
 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為也義不拂乎可之宜知
 不易者健也循是別順之為也義不拂乎可之宜知
 曰孟子性善之論自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
 端一孟子性善之論自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
 所謂一理者即此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萬
 物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萬
 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東陽許氏
 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東陽許氏
 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東陽許氏
 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而氣之通塞之不同
 則有人物之異氣通者為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
 為物而得物之異氣通者為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
 時其氣至而後理有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

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健順本上仁
 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兼律順
 禮為陽為健義智為陰為順信則冲和而兼律順
 也錯而用之則五常各為健順義智則冲和而兼律順
 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明非順乎
 通考黃氏洵饒曰此數語知五行並進又曰以氣言
 則為陽五行以理言則為健順五行在陰陽之體為
 健五行之理即五行之性道本出於天教即天叙五
 天為道中之人為性道本出於天教即天叙五
 天亦道中之人為性道本出於天教即天叙五
 於天○史氏伯馨曰章句以人換性而不言其故
 是固引而不發通與王氏又但言其性而不言其故
 力而不言其所以換之故豈亦引其性而不言其故
 意章句上文所以訓釋性道教之文引義而不發即
 餘蘊矣至此欲說歸學性道教之文引義而不發即
 字此字至欲說歸學性道教之文引義而不發即
 具道雖人字正與下文由教雖聖人相通性雖人
 性能自致於學以求盡其生者唯人通為性雖人
 性則性既為學以求盡其生者唯人通為性雖人
 於天而備於我耳○吳氏程曰祀本謂學若即上文
 所謂我所謂於我耳○吳氏程曰祀本謂學若即上文
 無行汎而不切剡按當從定字陳氏所攷為定率

循也此溪陳氏曰道猶路也孟子曰夫道若大道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

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朱子曰率性非人

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也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

道人說只是順性命之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或

以率性為順性命之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或

理猶四方有也○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

也○以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道其各有一條理而

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

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分也○性即道也○性自通人

循性之謂道○物而無所不在也○氣稟之偏正不同然

道亦無所不在也○氣稟之偏正不同然循性之謂道

則為人之道○循性之謂道○氣稟之偏正不同然循性

其性使馬耕牛馳則失其性則為牛馬之性○循性之

氏曰天命謂性是說渾淪一大本底率性謂道也

就渾淪大本稟分別箇條貫脈絡處隨人物所得

之性皆從大本中流出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此皆大化流行處隨他溪澗科坎小大深淺所得

之雨便有許多脈絡之不一齊皆是此雨水也○如

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

其所發皆自自然之理如隨草木之性則人皆自

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冬宜藏○循性

循其人之性○循性之謂道○西山真氏曰此即人物各當

王所以使鳥獸魚鱉成若周禮掌獸掌山林澤各
 官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
 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
 所亦較畧於人較多於物較少○勉齋黃氏曰脩
 於物較畧於人較多於物較少○勉齋黃氏曰脩
 道二字須就道上及人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氣
 名如孝是事父母之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氣
 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道之曲
 折必有中節者此所以著為品節使於道之曲
 也○新安陳氏曰禮樂正是以著為品節使於道之曲
 教政亦教之寓此章苟不兼及於物則道之曲
 而必以人為之主然苟不兼及於物則道之曲
 盡只以此篇後章證之盡已之性盡則道之曲
 謂性非形體之性則可見矣○通考愚聞之性盡則道之曲
 未有性非形體之性則可見矣○通考愚聞之性盡則道之曲
 地之性也率性謂道也非外求也性無不善惟能
 循其本然之善而行之則謂之道也性無不善惟能
 焉之名如道善而行之則謂之道也性無不善惟能
 能皆聖賢也故有不能盡循其性而本然而言人之
 天始不免昏斲斷喪之病故聖人者出而一性也道
 反復於道所以為教三者名異而實同一性也道

四書大全卷之七

六

是大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非他乃循性之謂也
 首指其名義以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但易先言善
 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善
 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善
 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統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善
 之也○三山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之殺尊賢之
 之也○三山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之殺尊賢之
 然本有者○雙峯饒氏曰脩裁制之也命性道之自
 所當行者而裁制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
 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
 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
 也○問明道云道即性是自然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
 也○問明道云道即性是自然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
 學不如此即性是自然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
 言脩道之謂教如何伊川謂揚惟為不容脩性中庸却
 道亦自然之謂教如何伊川謂揚惟為不容脩性中庸却
 ○脩道謂教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品節先

四書大全卷之七

六

者道此性而已教者教此道而已故下又專提
 道字而歸之君子言人道也○程氏復心曰天命
 之性自然之中率性之道自然之性也○程氏復心曰
 自學以致其中和也自此以下皆教之事以一本
 於天言元亨利貞賦與萬物不能自巳曰天命以
 皆備於我言仁義禮智受命以親親莫非全體曰
 率性而行君臣不各尊賢義之別知敬辭讓各
 節文禮之君臣不各尊賢義之別知敬辭讓各
 義之所當行者以爲非和正各親疏仁之教辨其
 氏公遷曰性兼人物言對相迤之性而言則天命
 以理言而氣在其中蓋率性謂道是理之同也
 道謂教以氣之性之也至誠盡性章以已之性
 而論之性而氣之性之也至誠盡性章以已之性
 者矣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移就上
 上原於一級說已命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
 性原於一級說已命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
 由上於一級說已命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
 由上於一級說已命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

漢書傳廿二卷仲舒云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
 道亦不變

所固有者裁之也又就教上移歸一步說因故子
 患於此道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太原出於天
 亦此意也漢董仲舒策中此語大意亦可謂知道
 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自巳胸中流
 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巳胸中流
 出三句又他求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使子
 道所自來而後有用力之地此三句蓋與孟子之
 性是善同意○王氏曰此書皆言道是體道是
 天是體教是用○雙峯說曰性道是體道是體道
 一書大抵說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下事則謂道
 脩此道以教人則謂道字○雲峯胡氏曰道皆提
 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提道也者
 說以字見重道字○雲峯胡氏曰道皆提道也者
 出中字天命謂性即未發之中因率性之端雖不
 節學之即時中故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其中德
 明道之書教者事也故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其中德

其中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為一篇之綱領而道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而不言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言性於道則先言教於道之後而即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乎性教脩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復融貫會通於後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子思之意無復餘蘊故會一遵定本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上句之用下句無物不有言道之無時不然言道之所

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

愚按不睹不聞他不睹不聞也與大學小人閑居章相同下文俱有慎其獨也之語表了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有睹聞之說本出于唐荆川怪僻也甚後觀高忠玄說偶与予合

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也

時渾是而不使離於頃也

則合皆之則離也

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也

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也

只是公私善利皆然

也犯持所不用力來

皆未萌喜怒哀樂未發

防於未然發謂不見是

然只起在發也

正是防閑其未發

而得於天之道是日

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微而起居飲食蓋無

物不有

陳氏曰道是日用

一歌走離得終離得

非是路皆非是路

前當然底無時走

以研醜上蔡程

是須用常存了何

效下須當此時常

有恐懼中庸却要

敬令人不自昏昧

所聞暫畏雖當事

時渾是而不使離於頃也

則合皆之則離也

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也

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也

只是公私善利皆然

也犯持所不用力來

皆未萌喜怒哀樂未發

防於未然發謂不見是

然只起在發也

正是防閑其未發

而得於天之道是日

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微而起居飲食蓋無

物不有

陳氏曰道是日用

一歌走離得終離得

非是路皆非是路

前當然底無時走

以研醜上蔡程

是須用常存了何

效下須當此時常

有恐懼中庸却要

敬令人不自昏昧

所聞暫畏雖當事

說思慮未萌是

者之問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不自所睹所聞
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
事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
上下文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通考史氏伯曙曰朱
子思所以節曰當行之路此曰當行之理改路為理
正是用節深處蓋道之本體方其渾然在中之時
但適有此理而已未可以言體也路則已發而各有
所適無可以言用而不可以言體則根於性而散
於事無間乎已發未發可以言性之謂當行固是
既曰當行則不偏於用也言性之謂當行固是
獨非此性之理乎亦猶言愛之謂當行固是
其理非性之非體乎又曰日用事物當行是情是理
道字之義已盡蓋兼體用而言此意以詳於前皆
性之德而具於心又專言道之用如此體不有
無時不然而又專言道之用如此體不有
用如此者正要說入不可須臾離上去耳黃氏
相接續流行於知行之間也

見音現

莫覓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

之地也問謹獨莫只是十月所視十手所指處也

不正是獨自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

或此最緊要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

幾聲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

事無有着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朱子曰事之是與

自家自是先得分明三山陳氏曰皆未見得

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固已甚見微而未顯

耳然人雖未知而己知之則固已甚見微而未顯

微此正善惡之幾也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其顯

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

中庸

在我者心有意方注於事為精神方運於酌酢其是
 非得言隱暗之不自覺矣○巽峯饒氏曰此又對人
 文而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
 掩昭明顯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不可
 形見顯於下莫有甚於此者○子思云道也者提
 起道乎微見得下面莫見乎隱○是以君子既常戒懼
 莫顯乎微見得下面莫見乎隱○是以君子既常戒懼
 一指上文而於此尤加謹焉一指此所以遇人欲於將
 節新安陳氏曰未發之前私欲不萌只是存天理
 則人欲將萌動之初天理入欲由此而分此處加謹
 從而過絕之矣便而不使其潛滋暗長聲上於隱微
 之中元本只云滋長定以至離道之遠也朱子曰
 須更離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見乎隱莫顯乎
 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見乎隱莫顯乎
 存養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見乎隱莫顯乎
 顯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見乎隱莫顯乎
 私意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見乎隱莫顯乎
 離只是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可睹

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
 非謂不戒懼乎所睹不可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
 也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又
 從起說無不戒懼之文隱微之意且此
 可忽故又欲於前段有是故字後何有文字問且此
 分明是兩節若事前一有是故字後何有文字問且此
 提兩節工夫則各致中致和工夫方有看落而天
 地位萬物亦各有歸着曰夫方有看落而天
 做工夫謹獨是於未於其中緊切處加是體統
 戒懼是防之於未於其中緊切處加是體統
 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以體謹獨是於
 未發之前當此之問戒懼者所以體謹獨是於
 謹獨者所以當此之問戒懼者所以體謹獨是於
 時一毫放過則此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
 知是如發之否曰此說甚善○問發利全在此時
 終而未發之前只須省察愈精矣曰便須用省察切
 夫至於發之愈熱則未發時着義理不得絕知有
 時當以義理涵養愈熱則未發時着義理不得絕知有
 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未發時着義理不得絕知有
 件只一箇王宰嚴肅此便有義理之源未得義理條
 工夫省察是動工夫○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

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便是善不加謹
獨是兩項地頭戒慎不聞之際○較峯方氏曰戒懼
是保守天理慎獨是檢防人欲○雙峯饒氏曰戒
慎之只是慎獨之道者率性之謂道體用約
言身之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中庸始言戒懼
也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皆敬也中庸以誠為一篇之
慎要惟其敬之故能誠○大學只言慎獨不言戒懼
初學之士且令於動處做工夫○勿軒熊氏曰按
大學誠意三章言慎獨處思傳授蓋本於此○雲峯
胡氏曰首三句重在道字天命謂性是道者三
脩道謂教是道為兩節言之以於此獨提不起道也者
字下文却分爲兩節言之以於此獨提不起道也者
以君子必戒慎所不睹不聞有耳豈莫不聞四
字正是釋戒慎二字人之慎其獨也豈莫不聞四
不睹不聞特須更之二字其慎獨之慎其獨也豈莫不聞四
乎微隱微却是人慎其所慎其慎獨之慎其獨也豈莫不聞四
二字隱微却是人慎其所慎其慎獨之慎其獨也豈莫不聞四
聞之時之微處也章句於大學曰審其終此曰絕則

已動一幾字是契緊為人處上文曰君子之心常
存幾未動而敬慎是教人處上文曰君子之心常
是雖不見聞而敬慎是教人處上文曰君子之心常
既常戒懼而於此欲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
存天理之敬然於此欲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
然皆不離乎敬而己大欲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
暗不聞此時亦敬獨而己大欲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
之天理此敬足以存之也朱子之敬齊箴與此無不合戒懼
此敬足以存之也朱子之敬齊箴與此無不合戒懼
是靜而敬慎獨之也朱子之敬齊箴與此無不合戒懼
問持敬之功以靜存而之有差通考朱氏公遷曰上
節而後之大學誠意章而慎此節持敬之功以靜存而之有差通考朱氏公遷曰上
自謙也後言君子慎獨防其自欺也中庸言君子慎獨欲其
謂君子者其等第不能無獨語勢有輕重不同蓋所
不戒則大本不立不能無獨語勢有輕重不同蓋所
人物理則言人者天命之性人爲貴人能全其所
受之理則言人者天命之性人爲貴人能全其所
之故言人不言物
樂音洛
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之中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推本於天命一句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推本於率性一句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和為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也則謂之和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矣和不和之

異皆既發焉而後見之是情也非性也孟子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為善其說蓋出於中名義所謂曰喜怒哀樂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細也林澤之謂在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及其行所當然無所出偏於一方復也○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所出偏於一方和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狀性之德所以致中於此識得心行達道者妙天性之情之德也所以情皆從心○性大本而情是道也字是一箇字母故此心皆中節也此心問中和者性用字也一箇字母故此心所不立也感通馳騫而巳達道有石而不行也大本有靜一主於教戒謹恐懼而巳謹道於獨則此心存而喜怒哀樂無非性情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

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
稿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
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手足運動自如曰喜怒哀
○發只是這心未發耳性之所足為運動自是形
也動而無不該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
者也靜而無不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制也寂而感
而寂者只是此心當然之理無此限制也其與
不相拂戾故曰和○情之中節是戒懼工夫存
不中節是感物欲動而中節是已發之分別否
發之中節是未發之獨工夫有已發之分別否
有中節是未發之獨工夫有已發之分別否
氏曰既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分則
中不發是未發之獨工夫有已發之分別否
渾然在中及發則有蒙齋素氏曰喜怒哀樂未
和○雙峯饒氏曰四者皆中節而惟中節者為
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中和矣
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不見人心之於
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
子曰中也者天之道也天之道也自天命上說來
率性之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識
之通考黃氏洵饒曰善觀者當於已發之時觀之
此是言其自然之理○中者性之德和者情之極
○中同性善和情善○中和皆能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

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

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

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

和而萬物育矣勉齋黃氏曰章句無所偏倚無少

是直致橫致如一箇物打進了四圍恁地索淨相

似直致則如此今日如此索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
頃刻不如此○雲峯胡氏曰章句精之則省察之
釋一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

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足約之至而其
 宇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
 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此之
 謂中致之致也○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者愈至此之
 審察毫微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東陽許氏
 曰致中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
 天地之位萬物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
 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天地氣順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
 氣亦順矣則天地氣順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
 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不出吾而脩
 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
 物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
 吾之中如何天地之教亦在其中矣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
 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曰如何萬物便育
 哉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體立而後

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之行之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而後用行合言也
 則必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
 之以結上文之意問致中不和天地位育與喜
 事不繫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
 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臣父子
 矜寡樂育人材這便是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
 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道理便充塞
 處便是實理流行一介之問致中如何得天地
 以有位者言如塞一介之問致中如何得天地
 一家若致得天下中理和便充塞一天下如何
 事有此事便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可謂不
 和而亦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可謂不
 變也大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可謂不
 致成輔相匡輔翼無一事之問堯湯不可謂不
 致中輔相匡輔翼無一事之問堯湯不可謂不

地之應○夫若天地不能致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
右民底得而專胎天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矣
問如安則此大然人各隨一箇地說方有萬物安得而育矣
致中是士大夫功不致中而○西山真氏曰致中主規
和之所也謹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聞而戒懼中
靜不敬也謹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聞而戒懼中
無不敬也謹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聞而戒懼中
謂又哲謀正聖而雨暘燠寒風正百官正萬民而陰
陽和風雨時諸福之使物畢至皆是此理○雙峯饒
氏曰致中而力之天地至萬物育是此理○雙峯饒
所居位有高下則使之物畢至皆是此理○雙峯饒
主則能使萬物育之天也子萬物育是此理○雙峯饒
使天地位也妻臣妾人子夫為婦天一家之主則能
物育也一國亦如極子而至於下然後天地位也子萬
物育也一國亦如極子而至於下然後天地位也子萬
然道明於萬世○雲峯胡氏曰天地萬物之育靜
之殊然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物之育靜

有不而折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亦
非有兩事也中庸一書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
原天命之性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
中皆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亦原天命之性本只言
教而入之學其於致中初亦所當考而後以之為
標的也○東陽許氏曰向之位初亦所當考而後以
物若以身言若心正氣順一身以自然皆各有言而
周旋中禮是子孫順也弟友一家言以孝感而益皆
以慈化而御而奴僕有盡其職及一第和以敬處而
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有盡其職及一第和以敬處而
當理皆復位也御而奴僕有盡其職及一第和以敬處而
發而中節謂和則喜怒哀樂未發謂中大則存者得
也者達道性之至道也致中者謂中大則存者得
功也者達道性之至道也致中者謂中大則存者得
其中靜不失其性之至道也致中者謂中大則存者得
其情之正則道之德也此性之至道也致中者謂中大
之要氣中和之效也此性之至道也致中者謂中大
萬物氣形而成而下者也此性之至道也致中者謂中大
陽形氣形而成而下者也此性之至道也致中者謂中大

是○由○外○言○之○以○盡○乎○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盡○乎○
外○心○曰○又○曰○朱○子○一○子○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上○說○來○則○
曰○中○和○特○曰○能○致○中○無○不○在○我○之○心○正○氣○順○則○
為○中○和○特○曰○能○致○中○無○不○在○我○之○心○正○氣○順○則○
我○之○氣○順○則○百○體○悅○豫○即○天○君○安○泰○即○一○身○正○氣○順○則○
此○則○實○在○外○者○亦○悅○豫○即○天○君○安○泰○即○一○身○正○氣○順○則○
體○之○實○在○外○者○亦○悅○豫○即○天○君○安○泰○即○一○身○正○氣○順○則○
心○正○則○實○在○外○者○亦○悅○豫○即○天○君○安○泰○即○一○身○正○氣○順○則○
曰○中○和○特○曰○能○致○中○無○不○在○我○之○心○正○氣○順○則○
之○不○偽○有○以○存○或○問○明○以○正○天○地○之○人○便○是○天○地○之○心○耳○
真○中○之○為○君○子○盡○矣○故○陳○氏○亦○曰○是○此○乃○有○以○事○理○者○
非○泛○說○謂○君○子○盡○矣○故○陳○氏○亦○曰○是○此○乃○有○以○事○理○者○
問○夫○在○此○謂○未○備○者○詳○讀○此○則○放○焉○可○也○有○此○理○之○言○
而○夫○在○此○謂○未○備○者○詳○讀○此○則○放○焉○可○也○有○此○理○之○言○
注○之○道○能○致○中○則○能○盡○天○地○之○性○而○致○我○之○中○也○
未○有○致○和○而○不○本○於○中○未○有○教○由○我○而○立○也○
致○和○而○不○本○於○中○未○有○教○由○我○而○立○也○
學○問○之○極○功○又○必○至○三○十○二○章○天○
聖○人○之○能○事○自○聖○人○之○一○能○事○知○化○天○道○皆○聖○人○之○專○言○
事○凡○言○人○道○皆○學○問○之○極○功○又○必○至○三○十○二○章○天○

可○離○者○也○不○睹○不○聞○於○戒○懼○見○隱○顯○微○於○慎○獨○皆○
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循○性○道○之○體○用○致○中○和○之○
位○極○功○而○中○庸○之○道○也○存○本○然○之○天○理○實○皆○學○問○
之○章○句○之○旨○戒○懼○二○字○是○對○慎○獨○言○之○耳○大○凡○自○靜○
乎○其○所○不○聞○戒○懼○二○字○是○對○慎○獨○言○之○耳○大○凡○自○静○
以○至○於○字○是○推○而○極○之○所○謂○外○也○然○於○外○也○然○於○外○也○
自○外○然○於○外○也○然○於○外○也○然○於○外○也○然○於○外○也○
亦○寂○然○於○外○也○然○於○外○也○然○於○外○也○然○於○外○也○
內○動○於○外○也○然○於○外○也○然○於○外○也○然○於○外○也○
於○外○也○然○於○外○也○然○於○外○也○然○於○外○也○然○於○外○也○
至○於○精○是○自○中○內○謂○審○察○自○心○不○動○於○外○也○然○於○外○也○
又○收○斂○入○內○至○於○心○不○動○於○外○也○然○於○外○也○
其○戒○懼○則○入○內○至○於○心○不○動○於○外○也○然○於○外○也○
應○物○之○懼○則○入○內○至○於○心○不○動○於○外○也○然○於○外○也○
出○外○至○於○心○不○動○於○外○也○然○於○外○也○
之○工○至○於○心○不○動○於○外○也○然○於○外○也○
之○意○是○自○中○內○謂○審○察○自○心○不○動○於○外○也○然○於○外○也○
不○為○其○中○致○至○內○自○守○不○外○失○無○不○全○
斷○之○謂○先○儒○以○為○直○致○之○後○從○此○語○錄○存○他○未○嘗○懼○
斷○之○謂○先○儒○以○為○直○致○之○後○從○此○語○錄○存○他○未○嘗○懼○

道聖人之極致而無以加然後為盡耳

右第十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通考黃氏

傳謂堯舜禹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

首三其體備於已而不可離道不可離二句可次

言存養省察之要戒懼慎終言聖神功化

之極中和位育三句夫次第與夫效驗之大無

不該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

上夫音扶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漸安陳氏

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即率性之道也夫

求諸身身本有之自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去

然之善致大木之過人欲而已文木楊氏所謂

一篇之體要是也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中庸

一書造聖道之闡奧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

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其性道教

若也恒性克綏厥猷惟皇上帝其性道教

三字血脈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

古聖賢之所未發慎獨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

意之動處言之未發慎獨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

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

言益加密焉亦本其無所不及發而盡發其所未

也則先言中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

中以見中之用非亦發之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

靜致其中動致其功其本原實自存於天地育萬

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於天地育萬

絕人欲者基之精聖賢之書無能肩之者聖原有

取會謂之要又曰此章前後五節皆是謂體衆體

是總言以起之性是體道是用天理之本然者也
也教即脩道以復其性之謂入事之當然是以性
第二節第三節是就體用上做工夫然本道之本不可離處以見
情之德對言此又申言當然做工夫與學問之效
道之體用自然而然故見道之本不可離處以見
此第五節是就性情申言當然做工夫與學問之效
極功而極言之此又是申言當然做工夫與學問之效
也極功而極言之此又是申言當然做工夫與學問之效
之義雙峯饒氏曰首章論聖人傳道立教之原
為第一節次節通考史氏伯馨曰接章句首章至
第二章則饒氏以無可議自十二章至三十二章
次序雖大綱氏以無可議自十二章至三十二章
亦有可以補章句之所未備者則借附愚見以足之
考其猶有未備者則借附愚見以足之云其詳
已具各章第一支分其下十章節解黃氏洵饒
節詳支節中又有詳畧
節詳畧中又有詳畧

雋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陳氏曰

是一箇道理所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陳氏曰

以不拆開說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陳氏曰

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乃天唯與惟君

子為能體之新安陳氏曰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

曰躬認是體與首章深體同下體字乃體段之體

裏皆認是體與首章深體同下體字乃體段之體

中庸矣小人反是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下十章

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言也所行者皆
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論也本於仲尼
亦只是說仲尼一不偏不倚曰中庸之中字
義而章句必先曰不偏不倚曰中庸之中字
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節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

之說此是正解○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

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聲上也小人之所以反

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中而又無所忌憚

程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以速則速此皆時也中庸無所忌憚則其心與中

無異體矣小人之所以於中庸無所忌憚則其心

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君子而處事○

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德為無忌憚者亦存

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存○

看而字既是不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

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

得分明○新安陳氏曰朱子蓋說兩箇而字上咀

爵出意味來通考諸氏洵曰君子言善惡而行道

而有得於心之謂小人謂之心者雜善惡而言蓋

皆已發之事惟未發之時存養所以發皆中第蓋

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問何謂時

猶之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為

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則

充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

性乃隨時以處中○雙峯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

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于民亦只是中之外惟其隨時
 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
 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東陽許氏曰既
 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東陽許氏曰既
 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在此處乎中是一
 日之間事事皆應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
 如此為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為中也○
 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
 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之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
 肆而無忌憚是以與中庸相反○新安陳氏曰前
 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惟其本而以知
 此理為重如論語三畏章君子畏天命也君子知
 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懼也○
 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小人也○
 此中之用戒懼即畏天命也○
 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忌與戒廢反無憚
 恐懼反是即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
 魯齋許氏

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体當此時則此
 為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為中於他事
 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
 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
 讓不同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語
 不其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語
 矣中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
 屬音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
 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
 庸是也
 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陳氏曰中和是分軀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
 兼德性行事相合說○

通考黃氏洵饒曰性情是自然中和
 該体用德行見於事
 中庸兼體用
 中庸之中兼已
 中庸之中兼已
 中庸之中兼已

生底德行人做的性情人一般德行人古今
 不同○聖賢所傳只是此理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
 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和是性所情之德而中即
 發明此二字首章中自來耳諸氏所德而中即
 性根之本蓋特推其所以行而得者情故曰中
 是情也○中庸之義然中者以事理而言當此
 中實蕪中德也○然中者以事理而言當此
 然不純粹之德也○慎獨以所過亦不可不
 則理而所過亦不可不○固執以求合乎事
 慎獨以所過亦不可不○也此下十章是聖人
 也此下十章是聖人○不肖者企而及乃變
 不肖者企而及乃變○是能以能全德行之
 是能以能全德行之○惟在主人乎激而
 惟在主人乎激而○非主敬者能之乎
 非主敬者能之乎○宜其無忌憚而反
 宜其無忌憚而反○二者分折而論故今
 二者分折而論故今○以二者融貫而論之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性中庸之德為至然亦

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

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十三章言顧行行顧言之行及此不興行之行
 同吉殿
 雍也篇云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集註云鮮少也言此德今已久矣愚按鮮字義與此小果

仁壽李氏曰自初則言之則過乎則孝與人不興行故
 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孝與人不興行故
 多言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
 已而自省焉則其道非特小可與之矣○雙峯饒氏曰
 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可與之矣○雙峯饒氏曰
 也四起下章之意○格菴
 子思隱括○雲峯胡氏曰
 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此論語添一本文此為
 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能行○此論語添一本文此為
 守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不能
 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不能

四書... 卷之... 三十三

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已百之十能
者本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行
能百不能知則能百倍其功而後至誠能盡其性是知
之盡能行以之唯至聖為能聽明睿知是知能知
寬裕溫柔以下是聰明聖知達此章添一能知天下之
大經是行非聰明聖知達此章添一能知天下之
說能知許多能字則中庸其至矣乎能以理言
肯哉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其至矣乎能以理言
畧○憂深言切○不及之意○此章因鮮能以起
不行之意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
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

知者之知去聲

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雲峯胡氏曰只是

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其於心為下
文不可湏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
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
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
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知愚賢
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錯銖不差也
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
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
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
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
以常不明也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
免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

也求以達理而反疾人暗於天理是又於昏迷淺陋
者皆不能行其道世之刻意厲行焉則必有為者其操
行常高其視流俗汚世若將免焉則必不復求於
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蓀之謂本賢者也果於索身
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闢茸卑污之人則又安
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於中庸者二矣明二小者皆不能安
道○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以氣質之有中而
中庸與衆人所以然專以過不及為言或問愚者不
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為言或問愚者不
及知此中不可與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
之愚不肖可以與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
却交互說首何故曰如賢何屬行知彼合屬明夫事
口我知之矣緣去行道是說道自明於天下有以
嘆行不是說人自見得此道是說道自明於天下有以
不是說了人自見得此道是說道自明於天下有以
差看了人自見得此道是說道自明於天下有以
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漸安王氏曰自世
則一也○國峯胡氏曰此章分道之其不合於中
下章即舜之知言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所以明兼後而欲說知仁勇此章為仁也三著發端
而過以道為不足也○東陽許氏曰道者安於不
不能勉而進不勇也○東陽許氏曰道者安於不
之過與不道不勇也○東陽許氏曰道者安於不
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總於固無過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
賢者固無過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
過之蓋知之不察○曰道者必篤其於行不徒知
明是知事而惟知○曰道者必篤其於行不徒知
而器於知故先言賢者過之蓋知之不察○曰道者必篤其於行不徒知
所以行類知子之行兩盡而已
之所所以明類知子之行兩盡而已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
陳子曰以飲食是
以有過不

及之弊
而不知耳○晏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怠

象山語錄
云隱伏也
非藏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
以為舜乎

以承上起下○上章言道不行由知者過之
故又言道其不行能有如舜之無過不及則
非知者之過此道之所以行也此是承上起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舜之本自不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為一
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
只據一己所通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
有便有窮盡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
善可知之所未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
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

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
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程
子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然於
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
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
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樂
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者求善之
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
得不盡聞人之言乎○新安陳氏曰隱惡見其黃
大能容揚善見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
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
端而量度之徒洛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
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
此此知如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如天下一箇人說東一
 箇說西一箇起此二字猶云起這頭看至那頭也○兩
 端只是至極極大以至於極小起這頭看至那頭也○兩
 厚以至於薄薄以至於厚厚之極大以至於極小薄之極小以至於極大
 謂中若但子以極厚之極薄為兩端而用其中者見得便是中間以所
 為中則說是子莫執中矣中問如何見得便是中間以所
 極厚者說厚是則用極厚之極薄者說薄是則用極薄之極厚者
 薄之說厚不皆然蓋惟其說厚是則用厚者用之說薄是則用薄者
 大端不莫不皆然蓋惟其說厚是則用厚者用之說薄是則用薄者
 當賞或說合賞厚金或說合賞薄金也○說厚是則用厚者用之說薄是則用薄者
 說十金或說萬金也○說厚是則用厚者用之說薄是則用薄者
 厚至薄而精也○說厚是則用厚者用之說薄是則用薄者
 合賞十金也○說厚是則用厚者用之說薄是則用薄者
 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
 與此同否曰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曰孔子所說兩端是精至粗自
 上至下都與他無一毫之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
 於人者自精至粗自無一毫之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
 或遺又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
 已自隱而不宣了○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

非善惡之兩端乃是事已足而不非已善而非惡
 已皆當為之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與
 為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與
 君子不必為十分君子小人不辨哉○葉氏曰中乃
 鄉原賊德之尤者也○君子小人不辨哉○葉氏曰中乃
 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
 極厚處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
 他可類推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無遺用其中
 則有以見其精宏博密極於至當而無偏○物齋
 黃氏曰因道之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物齋
 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過愚者之不及
 氏曰知仁勇學而入德之可以望斯道之過愚者之不及
 勇故章句於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過愚者之不及
 耳故章句於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過愚者之不及
 審而行之至於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正是學力
 之始正當此所以為舜之審也然此章正是學力
 舜之一也此所以為舜之審也然此章正是學力
 予何人也此所以為舜之審也然此章正是學力
 學者正將頹淵之語以通看二章云而下章言
 詢者正將頹淵之語以通看二章云而下章言
 慮遠說○執其兩端謂於芻蕘請問下民之類○

愚按
予世人之子也下同

言執中必執而後用也執即用也不自用而取諸
人如孟子所謂樂取諸人以爲善也隱而不宣隱
惡也揣而不可匿揚善也廣大指引惡光明明指揚善
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
之盡即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
即舜之一舜

右第六章此章言
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

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

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

者也格庵趙氏曰此擇乎中庸辨別彼列衆理

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學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

反答一月也新安陳氏曰匝周也期年胡言知禍而

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李氏壽

曰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可不守終非已物

能擇不能守然後可以言知矣夫子嘗謂之知仁以言

曰嘗因仁義以言得智擇而不知之處謂之實知斯二不可也孟

是也知而義以言謂之知矣曰不可也之實知斯二不可也孟

子之所謂弗去之謂之中庸之知不可也之實知斯二不可也孟

饒氏曰所謂弗去之謂之中庸之知不可也之實知斯二不可也孟

字又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字所以說貞者事之
幹亦不曰分而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然能守而不能
守亦不曰分而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然能守而不能
然乃舊重在知字○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
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事也○通考黃氏洵
擇之况譬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

也云以筆胡氏曰此章兩入字蓋借知禍而不知也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章兩入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為知起下章回能守為仁此章結上章舜能擇為知起下章回能守為仁考黃氏洵曰中庸之不能守惟顏子然後承上起下亦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反也也膺曾也奉持而著之心曾之間言能守也顏

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

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在子知守之則於道無斷

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夫類子之學所

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精則中不可得守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

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雙峯饒氏曰每

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足只守一善

亦不足著意去守者之不及故必賢於顏子而後

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於顏子而後

可以望斯道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

平中庸而用之而不失於已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

在下擇乎中庸而後其意深矣通考朱氏公

右第八章

知之意弗失勇之意也通考朱氏公

之屬乎知守之屬乎行拳拳服膺亦屬乎行
惟道中庸為致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
首習矣而察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
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
曰可均似知可辭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
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能下
之至難也以下元木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實
之近似者皆能以功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於
三者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亦能
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去

蛟門沈亦亦可均也
治有業何相讓是也
如仲連辭爵于木踰海是
也也可蹈也百必死子糾
息死業齊是也

能也陳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
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三
其所長處若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三者也
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
難行急此子便過慢些何不可不日只是說中庸之
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
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均
之爵祿人所難犯也而資稟勇毅者能蹈之當
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毅者能蹈之當
雖難而可以資稟勉力為之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
然不精仁熟真自勝其人之欲是學問篤至到那
所以若易而實難也○勝其人之欲是學問篤至到那
當仲一匡天下是也○勝其人之欲是學問篤至到那
之徒是爵祿可辭也○勝其人之欲是學問篤至到那
可蹈也然夫君子則以為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
嘆夫中庸之不可為也○勝其人之欲是學問篤至到那
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
也○勝其人之欲是學問篤至到那
必熟之便足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

中庸卷之七

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
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
復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胡氏辨能說已詳然但辨得義精仁熟不賴勇之意
只為中庸似欠勇意之疑此章引起下章說勇之事此
白刃可蹈一不可設此章引起下章說勇之事此
必其合於中庸則資之近以者皆能以力為之若
中庸則雖不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
作皆倚於中庸雖若易能而力能勉者皆足以
之至於齊先抹去以為章句初本如朱子以
本同發齊等語有病遂改之古之聖賢固均有天
倚於一偏等語有病遂改之古之聖賢固均有天
下辭辭亦有不合中庸而力能勉者皆足以
偏但問亦有不合中庸而力能勉者皆足以
兩不必字精矣刻按吳說不同當從陳氏所致定本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通考黃氏洵說曰國家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擊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
行皆不合乎中庸夫與之師堂堂魯參嗶嗶子路行
者嘗以好勇過我傲之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
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其死
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君子是以設三端問之
哉矯照應新安陳氏曰汝之強為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
結束此句

同此乃資之近故能以力為之未必合中庸
大學平天下則台中庸矣三者得其當則合
中庸矣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去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杜金革 佩氏

杜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杜而審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直又之屬杜也金鉄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杜然故曰杜也通考曰杜氏自習曰以杜為席即請杜何趾之意况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杜為手無固可通然金革皆以爲甲不與古衣冑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杜氏曰杜與古衣冑而手無相類何疑之有也說可出又與古衣冑而手無如杜也視金革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殺故其用剛也問一味含忍何以為強曰固是含
忍然却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
道若夫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看報所謂以直報
怨是也云峯曰曰南北之強固皆非中然以
含忍勝人猶不失為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
為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重然南方豈
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
大槩而言耳要之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功大南北
之強氣質之偏也通考宋氏公選曰南方之強近
乎理義北方之強純是血氣名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
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
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
事中庸之道是汝之所當

敵古獲切不服者殺而
獻其首曰敵亦或為職
達窮達之義

強應抑而矯舉小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詩
強與一句矯反云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虎臣在泮獻馘馘傳云矯矯武貌○宋子曰強哉矯
贊嘆倚偏著直畧也塞悉則未達也國有道不變
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
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
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
與前之言君子未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
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宋子曰和便易流
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歌倒若能中
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
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
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
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
處○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中道

而立初縱無倚把捉不住久處畢竟又靠取一偏
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問此四者勇
後工夫大智之人無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
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微頭微尾不失○陳氏曰和
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而流蕩而不流
則謂之強中流和光同塵易大軟而流蕩而不流
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東坡
無道窮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
能移威武不能屈○雙峯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
一件難似一件中者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
不礙塞又難於上二者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
北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南
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峯胡氏曰流字倚
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雲峯胡氏曰流字倚
骨力是謂自強南相反○雲峯胡氏曰流字倚
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其強為強也○純乎義理而
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
考東陽許氏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

兩擇中庸每事上言中庸於中四強橋上兩節言
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四強橋上兩節言
守身應事之中庸之體段而出處至極之變強橋雖
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
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

右第十章

此章言勇之事通考朱氏公遷曰剛
發強剛毅雖柔必強皆強是此類但吾未見剛
與強剛矯以德行言發強剛毅以德行言至
大至剛以浩氣體段言雖強剛毅以德行言至
效言又如夫子言好剛不好學是亦以德言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也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反山客蓋字之誤也前漢藝文志
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願索隱行怪言深求

隱僻之理而過為詭反古委異之行去聲也求隱僻如

戰國郭氏曰推五德之事後漢識緯之書便是○
 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
 子申屠氏曰詭異之徒是也○
 解之理是求知乎人之徒是也○
 是求行乎人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
 之所不能行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
 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
 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索隱是
 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節強字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若不是強於
 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着力
 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
 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
 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

君子之道而行之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

者也雙峯饒氏曰此智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

是說已止也君子亦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

成德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

無意自有所不能止也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

他知處不親一切故守得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

若大智之人一不得知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

是未見到了自佳不特得耳○
 道而文行則不相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

行有不知而始行能半塗而廢則力於遵字上見此

章句却全歸重於行句連上句意亦當帶之知不至而

以發之旨也而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而互文見意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

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過者曰：索隱行怪，是

不及者也。不見，知不悔，是中也。○朱子曰：此兩

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陳氏曰：不見，知

而或悔，則將此中庸之成德，知去之盡仁之至不

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

曰：唯與惟通。聖者能之而已。○雙峯饒氏曰：既曰君

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

心也。○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摠結之。索隱之

非君子之勇，君子之行怪也。○雲峯胡氏曰：第五、六章為知仁

勇開端，則不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

前此章結之，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

之，又以此鮮能，不能聖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

自弗能已於此，即此非能已處，使夫子不為彼不能

○新安陳氏曰：此即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夫子不能

悔不賴勇而自裕如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不

隱行怪，知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不

則也。○朱子曰：此即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夫子不能

不也。○朱子曰：此即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夫子不能

不也。○朱子曰：此即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夫子不能

明與上節半塗而發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
 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為知
 是盡仁之至也殆文所言所謂至之終事之意乎
 有不盡仁者不至如尚節半塗而發者則不意無
 賴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類於勇乎故曰不能
 而發上節如章句曰此言蓋因上節勉焉弗能已
 至誠無息故於此發之耳○愚嘗合而不言之則首
 如之意行之過處蓋由不當強而強也次節
 是知行之始無終處終蓋由其當強而強也
 也末節是知之有終始無終處終蓋由其當強而強也
 矣故曰不賴勇而始有終始無終處終蓋由其當強而強也
 連此則經註之旨可識矣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
 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同仁勇三達德為入道
 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之事明之

子路

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
 以造反七到道而成德矣
 成三達德○子路之勇未合中庸而曰子路
 勇者特就問強一章而言耳造道謂達道成
 德謂餘見○形旬第二十章三山滿氏曰中庸
 知者不足為道也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
 體之其為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仁者不
 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大抵知
 謂三者皆此性之德也無以體是道○雲峯胡
 氏曰自第非有是德則此大要欲人能由知
 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然夫仁則能體此中
 能勉而進於此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
 於問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
 雙峯饒氏曰以上十常論道以中庸為主而
 氣質有過不及之偏當為第二大人反中
 陽許氏曰自第不及之偏當為第二大人反中
 中庸又曰自第不及之偏當為第二大人反中
 嘆曰道其不行矣乎故自六章以後開示

守中庸之方在知仁勇第七
能期月守中庸起下仁勇
之知類仁是每事之仁人
兩不務四章賢者行道之
而中庸者鮮故六章言之
中庸者鮮故六章言之舜
類仁者知之重七章知理
是行所難言而勇之未至
後而下行接賢之過此不
不為也怪子賢之既其有
但言惟聖者不能見其實
弗為者能世正是不學不
曰右以前十章是節皆大
勇此後九章是節皆大
勇是德費隱是道節皆大
是所當知當行德是節皆大
後可以施於當行德是節皆大
即節相承之次也
費符味反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

費用之廣也雲峯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隱體

之微也宋子曰道者兼体用說文散財用也

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

廣其形而上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

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

隱○陳氏曰此章就費隱上者有非視聽不具無處不

離之意○雙峯饒氏曰首章由說中明首章道及故曰

而後和此章由中庸以推体故先費而後隱蓋中問

陳氏曰斯道廣大之中庸之事皆道之可見而後隱蓋中問

字自其發見昭著而言不可見中庸首章道不可離以

下專以道之在已者言此章費而隱即此章費而隱

之在萬物者言費而隱即此章費而隱即此章費而隱

是費天命之性所能如此者必有用一原顯微無間

體之微費之所能如此者必有用一原顯微無間

然也○微字即無聲無臭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知新目錄章句卷中曰
及其至也此至字不可
解作至極之至只該到
那全盡處則尚有所
不知不能耳

四書大全 中庸十七

又夫微與天地同體顯與天地同用易曰顯諸仁
藏諸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
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
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
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

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

朱子曰莫能載

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着得一
物在若曰無內則至小更不容破了
費隱○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隱小處亦有
而不可見者為隱通考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謂
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其小無內
謂無所不有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至于
當與第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費也此章
章是因體以達用上下察而隱是洋洋洋上下左
氏伯馨曰所以然極費即不離乎陰陽之太極
陽而亦不離乎陰陽之太極費即不離乎陰陽之
即不離乎陰陽之太極費即不離乎陰陽之太極
以然初非有陰陽之太極費即不離乎陰陽之
隱而不可見爾章句以但為所以然者則無聲無
之可指陳雖在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
乎心悟而已

來了凡曰聖人有所不知
其不知即道也聖人有
所不能其不能即道也

四書大全 中庸十七

本註聖人固有所不能盡
極是侯氏謂孔子不得
位乃不遇也非不能也竟
舜病博施乃論事功不論
道休若問禮問官孔子雖
不知而老聃鄭子則知且
又在聞見節目上非直也
至覆載生成之偏大能覆
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
覆人何嘗以是而憾天
地哉

不能盡也
精妙處人多以至於道之精妙處若
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元無欠缺
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夫無欠缺
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
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
新安陳氏曰可知事親事長之類○
一事上論非就一事上說○東陽許
不能如農圃及百工事務者則聖人
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即聖人必知
通考史氏伯璿曰一事即聖人必知
句明指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
為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為證
言能皆是真能知之者初非泛泛之
當也事親事長之道正是下章君子
求乎子弟以事父兄未泛泛之事章
不能者而謂愚不肖之知與能足以
男女措精而謂愚不肖之知與能足
合自是造化流行發育生生不窮之
肖之夫婦他無所不能而獨知此當
飛魚躍同一機絨故章句或問獨以

能之一事
其意精矣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
之類
周禮於老聃
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昔者黃帝氏
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
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
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氏以鳥
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
紀以近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
之見於天子失官學之既而告人曰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之既而告人曰
不得位堯舜病博施
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
德必得其位孔子如何能必得
不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
能義者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
並同

能之一事
其意精矣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
之類
周禮於老聃
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昔者黃帝氏
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
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
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氏以鳥
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
紀以近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
之見於天子失官學之既而告人曰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之既而告人曰
不得位堯舜病博施
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
德必得其位孔子如何能必得
不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
能義者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
並同

宋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
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夔峯繞氏曰
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大
先語小而後語大也欽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從發育萬
物峻極于天而欽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從發育萬
而後語小也○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
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
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
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善降不
而天不災者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
者天地

為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天魚躍于淵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音鹿之篇為鳴反處脂類矣至也察著也

夔峯繞氏曰察是自然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
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也
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

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問為飛魚躍必氣

以飛所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
就焉飛魚躍上者如魚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
焉上焉更更有天在說魚下向更有地是在是如先
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
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便覺有竦動人處○為飛魚躍亦可見而所
以飛所躍物事使何物也○為飛魚躍亦可見而所
箇什處却物事使何物也○為飛魚躍亦可見而所
說不說處乃物事使何物也○為飛魚躍亦可見而所
知不能說處乃物事使何物也○為飛魚躍亦可見而所
天魚躍淵亦何嘗隱得○為飛魚躍亦可見而所
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
道言其昭著偏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
言其昭著偏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
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問非察察之察詩中
天地明察與此中庸借此兩句問非察察之察詩中
三山陳氏曰天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
用也已然者則天而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

之隱物不離於用之顯也○孟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

道只在日用之間而

有至微至隱者存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日前

初不離性分之內○潛室陳氏曰凡說道之費處

其體之隱則在其中矣故不言隱可非於費之外別

有所謂隱也○使有隱可見有隱不可見此兩句引

源頭微無間矣○變峯饒氏曰此兩句引不得妙若

以人來證也證不○不動若引植物來證也證不得

何嘗有知識植物又飛則必動必引植物來證也證

此又○不是知識但飛則必動必引植物來證也證

識之○問子思如何獨舉萬物而言於此○然則

只且○提起一子思如何獨舉萬物而言於此○然則

魚○雲峯胡氏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

來○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即在其中道字皆自率性

天命之性即在其中費隱即在其中道字皆自率性

命遠而至於聖人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

間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是萬物之體無不在

即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是萬物之體無不在

饒氏謂無性外之物是萬物之體無不在

在是謂無性外之物是萬物之體無不在

之所為性則隱也如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

之性必躍於此見物之性亦自然之道自第物有天命

之性必躍於此見物之性亦自然之道自第物有天命

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自然之道自第物有天命

天地之間無非率性之道亦自然之道自第物有天命

盡性之始○新安陳氏曰行幽暗之中造端乎夫

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幽暗之中造端乎夫

語此○則○天命有所不行○幽暗之中造端乎夫

見此○則○天命有所不行○幽暗之中造端乎夫

此二句○與○此○理○也○以○興○君○子○之○此○理○也○

引之○借○以○言○此○理○也○以○興○君○子○之○此○理○也○

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興○也○亦○成○人○才○也○

詩以鳶魚○二物○指○言之○物○上○見○得○興○也○亦○成○人○才○也○

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之○耳○舍○鳶○魚○而○論○道○物○而○言○固○不○可○見○此○理○也○

之帶著○如○程○子○不○可○充○滿○之○耳○舍○鳶○魚○而○論○道○物○而○言○固○不○可○見○此○理○也○

來寒往暑○來○水○流○物○生○在○川○上○無○一○魚○而○論○道○物○而○言○固○不○可○見○此○理○也○

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皆○道○體○之○顯○然○者○是○日○往○此○月○

以然之○妙○則○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出

考冥氏○程○曰○道○終○非○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出

以明上○下○之○道○終○非○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出

著便隱○是○誠○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對

隱字隱○是○誠○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對

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
 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說以合於章句之
 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指道之不可得而強
 其中陳氏以為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合
 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為去人處活
 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為去人處活
 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于一隅○習室陳氏
 曰大要天不欲人快活○問如何是契緊為人處
 會得時多分道體示人也觀為魚而知道之費
 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雲峯胡氏曰
 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發發地不息○聖賢教
 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發發地為飛魚躍道之自
 然以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
 着不得一毫私意○新安陳氏曰章句引程子說
 蓋前語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只容易讀過故
 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咏又恐人只容易讀過故
 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通考吳氏
 程曰契緊猶俗言着急活發發地是真見得道理
 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尔孟子躍如

之意○張氏師曾曰濬讀如字或讀為撥者非○
 黃氏洵鏡曰此一節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上下
 察也放之則彌六合化育流行見之妙而無疑下
 ○活發七地無物礙如也致思二字見理之不可離也
 心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
 要只在慎獨○全體呈露妙用顯行○道體流行
 無所窒礙○全體呈露妙用顯行○道體流行
 昭著而言孟子曰必有事焉而正指集義養氣而
 是猶川上之嘆而程子亦以焉為其要只在慎獨○
 更氏伯瞻曰或問中發明此意已無餘蘊而讀者
 每猶有所未達此不過皆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滯
 礙之意而已其在焉則然哉道之知又豈持為魚
 疾天躍必于淵是誰使之然哉道之知又豈持為魚
 見自然而然所謂天理無所礙而然哉道之知又豈持為魚
 為然哉所謂天理無所礙而然哉道之知又豈持為魚
 見其在人心則天理無所礙而然哉道之知又豈持為魚
 能以其義為事則天理無所礙而然哉道之知又豈持為魚
 其效之集義為事則天理無所礙而然哉道之知又豈持為魚
 滯礙則與心則自然無所礙而然哉道之知又豈持為魚
 不能飛躍謂之天理若不以魚躍為事則天理無所礙而然哉道之知又豈持為魚

效則如捉為魚使之疾天曜淵皆不出於自然謂
之無滯礙可乎天理不流行而有滯礙則不得謂
之活潑也明矣

地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夫

結上文

特舉夫婦而言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
人倫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蓋有不可以告其
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倫之至近而道行乎其
間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乎夫婦居室
曰棹結上文言君子之高地下之始乎夫婦居室
其極至則昭著乎天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
婦與能知能行及語大小莫能載包則見道之不可
人不能知能行及語大小莫能載包則見道之不可
該括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通考黃氏湖
離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
處克滿無少欠缺言其上下昭著處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
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

之夔峯統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則蓋故以

言費隱以見此道克塞乎天地可知道之管攝於
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見於事物則蓋故以
戒懼謹獨不言之知如故以見於事物則蓋故以
力行之功不可知如故以見於事物則蓋故以
道之克塞乎天地可知道之管攝於
不周故自遠乎天則地遠極力以知仁勇言之
是申道不可離之意也而物無不離是費隱
時不然而君子之道無不離是費隱
不然而君子之道無不離是費隱
欲其故德欲其道無不離是費隱
動不可有也業欲其廣義以方外之端夫自
慎獨是也業欲其廣義以方外之端夫自
而遠若小若大及其士庶人是也
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
道之費隱中庸就人下七章道之用費隱就

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先言中和見道之著
見於事物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見
聖人與天地為一中以知仁勇為入德之門費
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為入德之門費
隱諸章雜言其大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
中庸之用皆求至於誠也○周氏洵鏡曰右
第十第二章此第二支其下八章為節解○使
氏伯璠曰此已下九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
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
者為言却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或疑君子
雖無物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
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於十而二章之末既
以君子之道四為言夫隱者結之而非即五達
道之明誠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蓋為下章說
工之明誠用之張本也蓋自此人道皆為下章說
學之明誠用之張本也蓋自此人道皆為下章說
亦以為學為主中法雖有說聖人事處不
人之事成為主蓋欲示學者以成功之準的也

子曰道不遠人
人之為道而遠人
不可以為道

中庸有說學者事處則依舊先知後行乃是
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階梯也至於人道之
極則亦與天道無間觀於言人道者五章章
未之言可見矣其詳於後節言之饒氏分哀
公問政章為二章以屬不節首非是

道者率性而巳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
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
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朱子曰此
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
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仁由已之為
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仁由已之
性之謂道何嘗遠人此字兼人已而言自巳
觀之使具此道自人觀之亦具此道也又曰此

指為道之人已身而言已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
遠此身以無道○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
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而求之
高遠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不可離非道之類
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非道之謂○
雙峯饒氏曰道不遠人言也遠人言也○雲峯胡氏曰
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言也○東陽許氏
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
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此章言率性只
曰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
為道此三字輕猶言謂之道通考黃氏洵饒曰道
不遠人此三句亦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
為道之事可見是不遠人以為道之事皆不遠人以
道為道之亦可見是不遠人以為道之事皆不遠人以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
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

止

詩函悲中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柯則法也睨邪視柄
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
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故伐者視之猶以
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去
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
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
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久以為道也張子
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去聲從是也程子曰執柯伐
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道
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為道而近求之於其身
尚何以道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

中庸卷之七

中庸卷之七

則人與己本均有一道也故言以人治人本自有許多道理
 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却言人治人本自有許多道理
 只是不孝他本有君子此治之非是本有別行得這孝却
 從不與他處去這箇不是改即是有孝矣不孝却何如他
 道不孝他處去這箇不是改即是有孝矣不孝却何如他
 自底治其身亦不遠道是將其自他底道還以治之而己
 將我其則不遠道是將其自他底道還以治之而己
 伐柯其則不遠道是將其自他底道還以治之而己
 只那手為遠若此簡道庸人書初有便說天君命之便
 是初無彼此之謂別故中說一人書初有便說天君命之便
 謂性無彼此之謂別故中說一人書初有便說天君命之便
 有不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來只是各其意而西流即不
 人治人改耳從上頭說來只是各其意而西流即不
 邊人足故耳從上頭說來只是各其意而西流即不
 以高遠難行底責他日我治他而己能止能行能去治不
 亦耳道不離身亦不離天則自然非伐柯之柯也
 亦耳道不離身亦不離天則自然非伐柯之柯也

此也人有過焉不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生矣
 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蒸民凡厥庶民之謂也○○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意○○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以眾起人望人不敢處以聖人第一節言己之責也○○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皆欲其不遠人○○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背欲其不遠人○○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不遠人○○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尚猶是遠道也○○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者只消就眾人在身而不可離又曰非柯有彼此之者亦
 不假外來治人者無可外如通考史氏伯璿曰語
 錄云推之以人底道治人者無可外如通考史氏伯璿曰語
 是將我之身而己按此義有曰及我自治其身亦不
 自道不遠人○○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蓋道不遠人○○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之理人便遠人○○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之為道而遠人○○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已爾故此節兩字雖不必指為道對己而言可見人
 也○○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言○○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蓋天理人倫之道若以人同此性

又按中庸自首章至此皆言自治之事直至一十
 章方言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為人天下國家
 矣其實上字是人之道下字是人之身猶曰君
 子以在己之道自治其身之意爾下文治人猶曰君
 子以在己之道待人能如夫改是改其待人不遠人
 也至於待人能如夫改是改其待人不遠人未如待
 當止而不可過有所待已者則有不遠人之道矣
 謂衆人非庸衆之所為反不可以為道矣○章句之
 耳改非庸衆之所為反不可以為道矣○章句之
 即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若皆但畧改而
 是為舜之道亦不遠人之道爾孝未至忠皆於堯舜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胡氏之說非是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
 去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
 背音佩而去之謂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
 息帥師伐鄭以于桐丘鄭人不知

救

及饋水名及救鄭及留歸齊剛違穀七里鄭人不知
 智伯智襄子道即其不遠入者是也此章以道不
 也即荀孫子道即其不遠入者是也

節提撥節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
 也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家
 盡若七分盡得二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已及

今各得所欲知得二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已及
 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是推己及物而

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忠恕時忠恕是推己及物而
 而不忠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其間施諸已

特人忠是就物處說只是推已之心之真實者以及人
 物

杜云私
 也又云違去

而巳○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
 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遠道不遠施諸
 顧亦勿施於人推己之全體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
 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而言推然每事上言所
 接之事萬有不心之全體而言推然每事上言所
 已之心推之則不能行忠者相須缺一不可所
 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忠者相須缺一不可所
 經以施諸已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已
 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以己之心度之徒洛人之
 人忠恕之事也於以己之心度之徒洛人之
 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
 勿以施於人亦不遠於人以為道之事已之身而得
 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張子所謂以愛己之
 求不道推已及人而論語中庸言忠恕不
 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
 速是也是學忠恕工夫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
 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
 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遠道不遠

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
 下教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若禁止之
 辭豈非學得忠恕是學下工夫處施諸已而
 事○問到得忠恕是學下工夫處施諸已而
 是道忠恕是學下工夫處施諸已而
 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只是工夫處施諸已而
 已矣却不乾是地曾子只是工夫處施諸已而
 於穆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以是性命便是天
 亦不願亦萬物各得其所以是性命便是天
 而處急責已勿施於人便是急學聖人之忠
 來便自道理處緩愛已則急學聖人之忠
 耳恕是求仁之心故張子曰天理不遠於人
 也一以愛己之心推之則忠恕遠道不遠
 轉一天理忠恕是矣故張子曰天理不遠於人
 是理人忠恕是矣故張子曰天理不遠於人
 遠人忠恕是矣故張子曰天理不遠於人
 其理人忠恕是矣故張子曰天理不遠於人
 至矣饒氏謂此皆不遠於人忠恕遠道不遠
 遠於人忠恕是矣故張子曰天理不遠於人
 意忠於人者莫甚於此心推以下及其文而詳
 勿施於人固推已也推己及物恕也遠道不遠

已也下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句是不
欲而勿施於人者君子之道一先施於人
此句一推已之義也又曰施於人者一先
章句一推已之義也又曰施於人者一先
蓋此皆就推已處說如夫子之告仲弓亦此
忠恕皆就推已處說如夫子之告仲弓亦此
自不容於己也非但施於人之心已下似
則章句自以己之施於人之心已下似
畫節之旨不但可施於人之心已下似
故曰仁之就達德上說故曰道字仁即道就忠信二說
以勿願勿施二句為恕之事與無二致蓋已之則心
己詳蓋不可見且善觀者却於推已之際固非有
在內本不可見且善觀者却於推已之際固非有
已之意可見矣且善觀者却於推已之際固非有
不真實者是則不願以己之真也此真非忠
之未發者乎及其推以己之真也此真非忠
心而勿施之則發於已者豈有一毫之不盡乎此
即忠之因恕見者然也出者之章句合忠恕而言
施於人此則恕之由忠出者也章句合忠恕而言

至矣饒說非是

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

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

不敢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

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廣氏曰此即

治已之道治已之道初不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

難也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去聲行顧言

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懔懔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

如此豈不懔懔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

道之事三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

復於人己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其歸不致

盡其實耳張子所謂以責久之心責已則盡道

是也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

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

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

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不知我之於君父方盡

矣又曰事父未能盡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

道若有一毫不是如此意謂道理當然自是非子與臣

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

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格庵趙

將他人道望於我蓋以得於天當自盡之則不

自治其身耳雙峯饒氏曰施諸事已而後願二句

是怨之事君子道四節是忠之事而後願二句

責其所以忠為怨者語意尤有力大學自明後願二句

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中庸自獲上治民

中庸卷之七

五

中庸卷之七

五

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已之過亦不盡之忠也而恕
即不固乎此君臣父子之責未力行之學亦曰吾人之求諸
之所未能如其所以深體而力行之德也惟恐庸夫未
以言未盡其行惟恐而力行之德也惟恐庸夫未
而言未盡其行惟恐而力行之德也惟恐庸夫未
其言未盡其行惟恐而力行之德也惟恐庸夫未
已此勉人前四語是責已之德也惟恐庸夫未
欲其人惟類道所當然非也中庸之君子於五品則
遺其類道所當然非也中庸之君子於五品則
之別必君子道之使由之豈待以責彼之事者失之推
乎○使氏伯庸曰饒氏一節亦忠之事者失之推
之句讀訓釋至此一節亦忠之事者失之推
所欲乎朋友皆求其待已如求乎臣事者失之推
所求乎朋友皆求其待已如求乎臣事者失之推
臣弟友者以事兄父君先施友皆是推已之求也
見子弟親友及我未易盡聖人不自聖之心蓋與
舜之事親自足者同欲推已之求也
則勿以信之於人足矣此欲推已之求也
孝弟忠信之道有不足者同欲推已之求也

其為未能此誠夫子之謙辭要亦不害其為聖人
不自滿足以外乎誠心也君子之謙辭要亦不害其為聖人
道爾道不以道乎人倫忠恕四者無言不盡則道及人
不遠人為能改而可止矣故張子曰節以責己則道及人
是乃為道能改而可止矣故張子曰節以責己則道及人
已則盡道蓋謂是也若移章句前節以責己則道及人
節之人以總釋二節勿以字為遠皆以字則以之極為明
施之於人總釋二節勿以字為遠皆以字則以之極為明
人二節皆忠恕節仍改亦字為遠皆以字則以之極為明
孟此四章抑亦有固本乎曰觀語錄事今亦指為然
則忠此四章抑亦有固本乎曰觀語錄事今亦指為然
忠為之章亦與章固亦以乎曰觀語錄事今亦指為然
亦為之章亦與章固亦以乎曰觀語錄事今亦指為然
以庸德為孝弟忠信之類者當此蓋承二節以忠恕
子臣弟友之類者當此蓋承二節以忠恕
言既又推而極之以至於忠恕之事為也待德不難
一之既不為德也庸言不忠不擇其可故於庸德之事難
不踐其於庸言不忠不擇其可故於庸德之事難

故每有不足則不有餘不自勉以盡其所難言
忠恕之事易於言而無不忠恕之事行則無不掩其言則
言行於易至相顧而忠恕之事行則無不掩其言則
盡矣理得由忠恕而忠恕之事行則無不掩其言則
人之美也與之皆是夫所謂四語是責已之辭而教人
是勉人之意在此則中曰四者未皆責已之辭而教人
便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意亦徒責人而不己故庸
謙辭也苟未自勉而遂已便見如抑為之不可而遂已
德以下以能而後已之意也便見如抑為之不可而遂已
必求至於純亦不已之意也便見如抑為之不可而遂已
人意蓋自足終日乾之誠心也便見如抑為之不可而遂已
呼則其教人勉人聲意不意也便見如抑為之不可而遂已
氏尚饒曰之行平聲顧神應也外此而尚爾哉○學聖者
君子之道天地之道鬼神之道至誠之道大抵皆
同○此是節
解後做此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立未能一者聖人所
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
章放上聲與此雙峯統氏曰此章實承上章
遠求道用而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人
道之體用而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人
明學者入道之方蓋即夫子告魯子思得一貫
而曾子告門人於此以忠恕之意也○新安陳氏曰
傳於曾子而於此以忠恕之意也○新安陳氏曰
丘未嘗不一而聖人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聖人
至而愈不自至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聖人
事而愈不自至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聖人
所不取自以爲能也

素猶見猶同反在也如今人言素來之意通考

前意也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富貴明曰貧賤則

明曰又行乎貧賤此之謂見在觀或問善游氏之
 說可見若以為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
 素來所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
 行可乎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
 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
 子素其位而行即曾點之意○則
 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

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此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
 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被袵衣鼓琴若固
 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

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
 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未喪斯文匡人
 之所當為而已○雙峯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
 貴是順境三者皆○雙峯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
 以貧賤如夷狄患難如舜之被袵衣鼓琴若固
 則夷狄如夷狄患難如舜之被袵衣鼓琴若固
 於夷狄如夷狄患難如舜之被袵衣鼓琴若固
 否曰入字濶上四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馬○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患○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氏○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賤○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乎○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深○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孔子○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入○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而○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也○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故○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言○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却○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者○倪氏曰順居一者特舉其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皆無入不自得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三者亦不
過以處順易處逆難故畧於順而詳於逆耳康寧
與中國亦常事之順者耳奚假言哉若曰以見人
少有不經憂者則是人亦少有不在患難夷狄者
耶倪說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
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矣天下不忮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
上惟反自責於己而無求於人之心自然無怨
蓋有責望於天而無求於人之心則無怨
而人不我應則尤君子無責望於天有求於人
取於人之意又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
少灑落明瑩真如光
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易去聲

萬姓統譜石敦字子重會稽人乾道間知尤溪縣始至官吏以財賈請借民租敦不答但日治
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及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之際吏不得容其奸縣學校久廢
敦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增其弟子員親率佐吏賓客往臨之因為陳說聖賢修己治人
之學聞者興起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民有犯罪具獄上府吏邀求無厭欲致之死敦爭之不聽則請自對
獄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餌遣醫散之村落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繪像以祠之

